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三十九回 父女播臺雙取勝

卻說鮑自安同徐、駱、濮三人行到平山堂不遠，抬頭見東南大路上來了兩騎牲口，一男一女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女兒金花同了濮天雕。鮑自安暗想道：“我的女兒是個最好勝的人，他今到此，我若勝了朱彪則無甚說；倘若輸時，他怎肯服氣？必定也要上臺。他是女兒家，倘有差池，豈不見笑於大方！”所以大叫一聲：“不好了！女兒同濮天雕都來，家中打人照應？”濮天雕未曾回言，濮天鵬早已看見，心中怨道：“你來做甚？”徐松朋、駱宏勳齊說道：“姑娘來揚走走，甚是，老爹何必埋怨。”說說行行，兩邊馬匹俱行到總路口，各各跳下牲口，徐松朋與駱宏勳上前見禮，又與濮天雕見過。徐松朋道：“請姑娘到舍下去吧！”鮑金花道：“我今特來觀看播臺，俟看過之後，再造府謁見大娘吧！”濮天鵬埋怨濮天雕道：“你真不該同他前來。”濮天雕道：“嫂嫂要來，我怎攔得住！”鮑自安道：“既來了，說他也無益。”低低的又向濮天雕道：“我將嫂嫂交與你，他有些好勝，千萬莫叫他動手動腳。”濮天雕答應。到了播臺，徐家的家人將牲口俱送觀音閣寄下，跟老爹來的二十個英雄，遵老爹之命，分列兩旁站立。濮天雕同嫂嫂站立播臺之右，徐、駱因有男女之別，同鮑自安俱在播臺之左。濮天鵬本欲與妻、弟站立一處，恐徐、駱暗地取笑，也同在左邊站下。祇見朱彪在臺上說道：“打不死的匹夫，並大膽的英雄，再上來陪咱玩玩。”鮑自安腳尖一踮，早上了播臺，慢慢的說道：“祇是我年老了，拳棒多時不玩，恐不記得套數，手腳直來直去。壯士讓我三分老，我就陪你胡亂玩玩。”朱彪將鮑自安上下一看：身長體大，甚是魁偉，約有六十來歲年紀。答道：“既上臺來，自然武藝精奇，何必過謙！”鮑自安道：“我今日與你商議：我想白打沒有什麼趣，必須賭個東道，方顯得有精神。”朱彪道：“要賭個什麼東道？”鮑自安道：“也不可大賭，賭五百兩銀子吧！”朱彪聽說五百銀子，就不敢應承，口中祇是打嚙。樂鑑萬在臺內早已聽見，若不應承，令下邊人取笑。裏邊應道：“就賭五百兩銀罷了！”隨即拿出十大封銀來放在桌上。鮑自安在當中取了二封，看了一看，卻是足紋。說道：“我自路遠，未帶得這些銀子，拿件東西質當，晚間不贖，就算抵直東道。”朱彪道：“你是何物質當？”鮑自安將頭上帶的頂氈帽取下，道：“就是他質當，如何？”朱彪發笑道：“不是真玩，還是取笑？”鮑自安道：“誰與你取笑！誰不真玩！”朱彪正色道：“既不取笑，你那個氈帽能值幾何、就當五百兩銀子麼？”鮑自安將帽前釘的那顆珍珠指著道：“他也不值五百銀子麼？”朱彪不識真假，還在那裏講究。臺內樂鑑萬早已望見那顆珍珠有圓子大，光明奪目。論時價真值足紋千金，今當五百有何不可！遂著人出臺道：“三壯士，就是那帽子當五百多兩！”銀子、帽子俱擱在一張琴桌之上。講究完了，鮑自安方纔解下大衣，繫緊束腰帶。二人丟開架子，在臺上比武。朱彪欺他年老，意欲三五步搶上，就要打發他下臺。正懷這個主意，朱彪一拳緊似一拳；鮑自安祇是招架而不還手，口中唧唧噥噥的道：“先說過讓我個‘老’，動了手就不是那話了！五百銀子眼看著是輸了。”

徐、駱二人並余謙在下低低說道：“你看鮑老爹祇有招架攔擋，莫不真要敗輸？”濮天鵬道：“諸公不知家岳情，此誘敵之法！待朱彪力乏之時，纔對他動手腳哩！”真個，未有一個時辰，朱彪使了瞎氣力，絲毫未傷鮑老爹，拳勢漸漸松下來了。鮑自安見朱彪些須力盡光景，遂抖擻精神，使起拳勢；朱彪力盡，那裏還招架得住！鮑自安迎面一個冲手，朱彪用手招架，誰知鮑自安冲手是假引，朱彪來架時，他即將身一伏，用手向朱彪襠中兩手一擠，朱彪“噯呀”一聲，跌下臺去。可憐朱彪在地下滾了有兩間房子大的地面。鮑自安道：“也抵得過前日滾的地面了。”方走到琴桌邊，將氈帽戴上，又將衣服並十封銀子抱起，跳下臺來。徐、駱二人迎上，稱贊道：“恭喜！恭喜！”鮑自安道：“托庇！托庇！僥幸！僥幸！”徐松朋令人將銀子接過，纔待要穿大衣，又听得臺上有人喊叫道：“那老兒莫要穿衣，待四爺與你玩玩輸贏！”鮑自安听得有人喊叫，向臺上一望：見一人有一丈三尺餘長的身軀，體大腰圓，豹頭環眼，就像一個肉寶塔。鮑自安道：“我就與你玩玩，再贏你五百兩，一總好買東西吃。”大衣交與自家人收了，正要復上播臺，祇見女兒金花已躡上臺去了。鮑自安道：“不好了！我原怕他好勝，今已上去，如何是好？”抱怨濮天雕道：“我將嫂嫂交與你，你怎麼還讓他上去！”濮天雕道：“嫂嫂並無言語，一躍即上，如何攔住！”

且不說鮑自安抱怨濮天雕，且說鮑金花站立在臺上，啟朱唇，露銀牙，嬌聲嫩語喝罵道：“夯物肉貨，怎敢欺吾老父！待姑娘與你比較個輸贏。”朱豹听他稱著“老父”，一定是他女兒。心中想道：“我今不打下臺，祇在臺上打倒他，雖不能怎樣，豈不把他父親羞他一羞？”算計已定，說道：“你乃女流之輩，若打下臺去，跌散衣衫，豈不羞死！早早下去，還是你那該死的父親上來見個高低。”鮑金花道：“休得胡言，看我擒你！”二人動手比試。金花乃眾明師所授之技，拳拳入妙，勢勢精準；且朱豹身大粗夯，金花十拳就打他八拳。怎奈金花乃嬌弱女子，身小力薄，拳頭打到朱豹身上，就如蚊蟲叮了一口，如何打得開？越打越朝前進，鮑姑娘反朝後退。鮑自安見光景不好，叫道：“女兒下來吧！還是我上去。”鮑金花乃好勝之人，眾目所觀之地，怎肯白白下來！直見朱豹漸漸擠上，至西北角上，身後祇落得一二尺之地面。濮天鵬雖然說不出來，心中卻捏著兩把汗。鮑自安躁得頭上汗珠亂滾。

且說鮑金花見自家身後無有地步，少時難站，前有朱豹，心中甚為焦躁，若不與他強擋，必被他擠下臺去。將身一伏，假作跌倒之勢，朱豹認以為真，彎腰用手來按，不料金花就地一躍，意欲從他身上躍過。鮑金花在家內就打算來打播臺的，腳下穿了一雙鐵跟鐵尖之鞋，恰恰朱豹按空，從頭上過去；鮑金花縱起，他亦站起身來攔截；鮑金花兩隻鞋尖正正踢在朱豹兩眼之內，鐵尖將眼珠勾出來了。朱豹疼痛難禁，心中昏亂，回身便倒跌下臺來。鮑金花金蓮一縱，也隨下臺來，意欲再踢他兩腳。鮑自安連忙禁止道：“何必趕盡殺絕！”鮑金花方纔止住。兩旁人個個伸舌，稱贊道：“真女中之英雄也！”樂鑑萬共請了四個壯士，兩次打壞了二隻，好不灰心喪氣；金銀花費多少，羞辱未消絲毫，還要代他醫治傷痕。分付家人將朱彪、朱豹抬回家去。徐松朋滿腔得意，分付家人將牲口牽來，留濮天雕、鮑金花一同進城。余謙滿面光輝，陪著那二十位英雄步行回家。鞭敲金鐙響，人唱凱歌回。來至門首，徐大娘將金花留進後堂款待，徐、駱前廳相陪。這且不表。

且說那樂鑑萬回到家中，听得朱氏弟兄不是這個哼，就是那個喊，呼喊聲不絕，心中好不煩悶。向華三千說道：“速速叫人將播臺拆來，小材大料搬回家來，小件東西布施平山堂那個廟裏吧！”華三千答道：“不拆，留他何用！”朱龍、朱虎前日受傷，雖然還疼痛，到底還好些。耳中听得樂鑑萬同華三千打算去拆播臺，朱龍說道：“勝敗乃兵家之常事，樂大爺何灰心如此？”樂鑑萬道：“賢昆仲俱已受傷，一時怎能行動？我欲拆了播臺。”朱龍道：“駱家主僕前日也曾受傷來，怎又請人復播？難道我弟兄就無處請人麼？”樂鑑萬道：“但願你賢昆仲們有處勾兵，前來復此播臺，以雪我們弟兄之恨。大家在眾人面前亦有臉面。但不知你欲請何人至此，亦不知此所請之人，今住居於何處？”樂鑑萬他心中受此羞辱，恨不得即時有人前來雪此播臺之恨，听得朱龍、朱虎所言，故爾即時動問。正是：欲思報復前仇恨，故特追尋請真人。祇見那朱龍不慌不忙說出這個人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